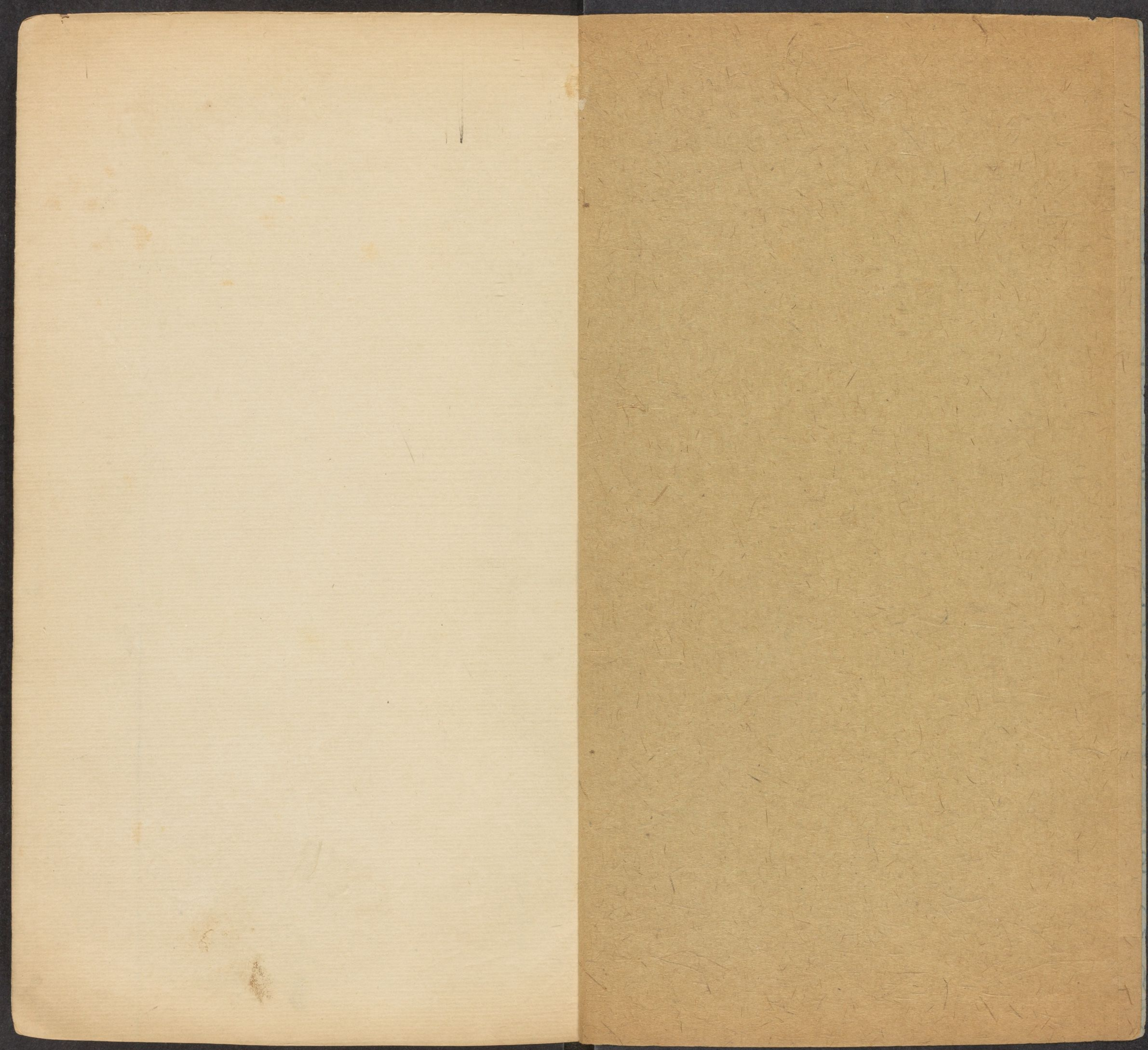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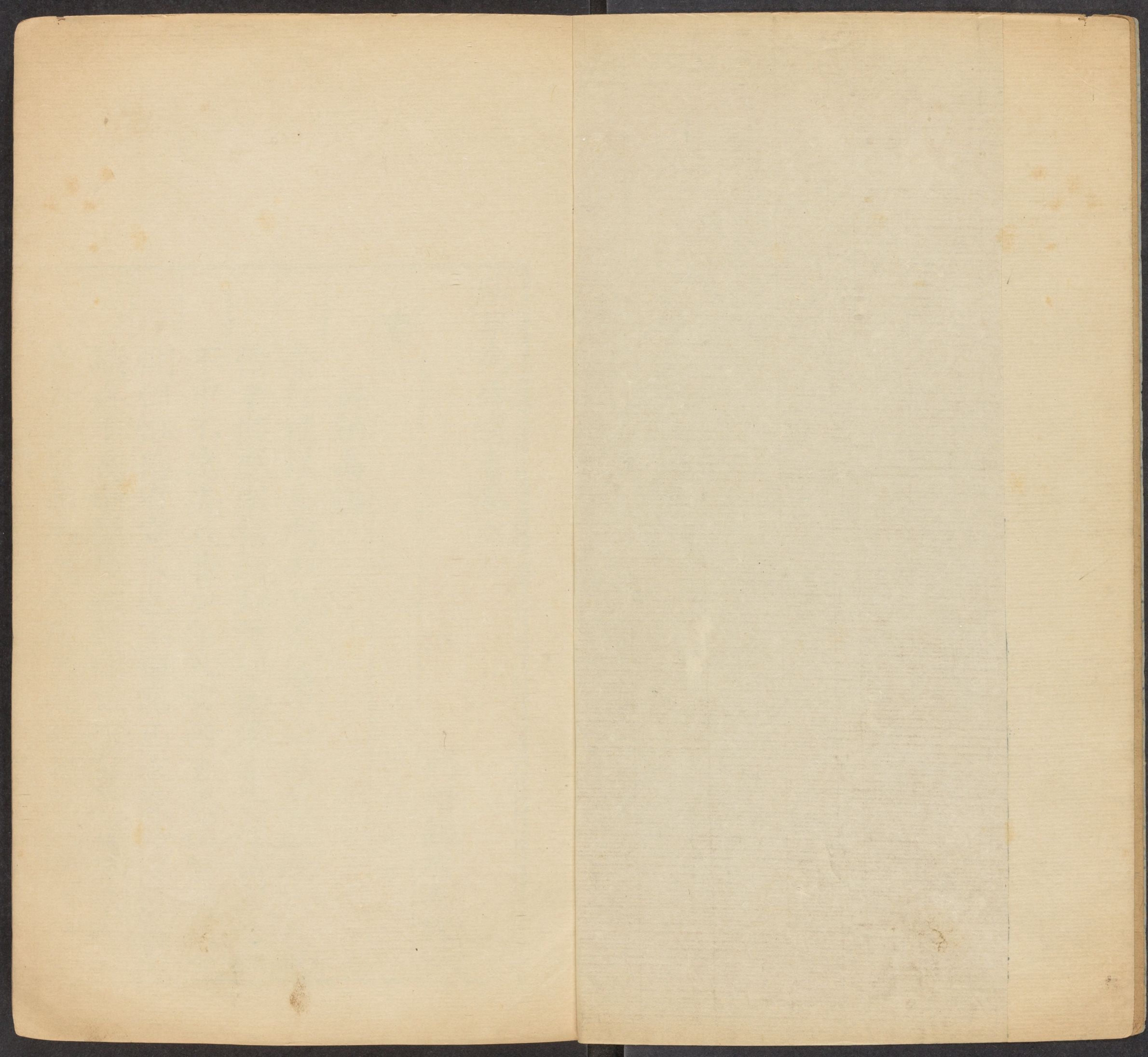


4

T 5413/214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5 1988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四

書

與顧禹錫

榮行偵候失期弗及攀送中心缺然蒞政已久民情事體應副得何如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校昔少年入官懵於民情事體此心惻怛惟恐有冤人也不憚屈已求教於前輩長者識與年長漸覺展拓得開雖然每至疑獄未嘗不寢食俱廢而爲之反覆思惟也校愚鈍所經歷如



門壻歸有光校正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此高明之資固不在此例然或者亦可少裨萬分也嶺南之事盜賊爲重願密與程叅戎謀之使胸中常有一定經畫而又隨時善爲之區處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古今以此僨事者多矣程金玉君子其言決可信也

與程本虛

聞汝赤心爲國只欲救安蒼生甚善甚善於赫上帝實鑒此心吾知其必助信矣但恐立本不固世俗功名富貴之念乘間發生起來其初只是些兒不曾斬截其後便突兀漸大恰如漫天雲霧一般

矣宜常自猛省不知不覺容易喪了初心也

與薛僑

聞汝南征跋余望之久矣及過余而余乃在海上歸而悵然收鈔細務何足以溷汝然潔廉惠愛使行旅欣欣然咸願出於其塗則其益亦非小也不寧惟是縉紳過者日得相親其善者可爲吾法其不善者可爲吾鑒且得廣詢博訪開拓胸襟人有未同勿強聒與之講學我之虛驕與謙抑與只接物間亦自可驗也昔曾寓一書至京師不識已達左右否惟中愷悌君子而爲姦民所誣願爲世道

計力扶公論幸甚幸甚便中草此尚容後布

與李子庸

緬惟吾兄孝心純篤夙喪慈母哀恫終身弗弔昊天胡今奪先公之遽曾不憖遺以慰孝子之思未審自罹荼毒氣體何似校卧病空谷中山川阻修既弗獲趨弔比於執紼之役又弗克以時奉慰下忱曷勝惓惓素帛一匹奉致几筵少克賻儀鑒納是荷嗟乎吾兄純孝今而後無可以報二親矣惟專勤精進自致其身於聖賢則可以顯親爲聖賢之親啓聖太中所以流光百世也傳曰大孝尊親

吾兄之力足以企此故爲執事誦之昔者承諭今之講聖學者其說似若易簡與世俗之支離者不同夷考其行顧反不逮噫非吾兄之力學不能爲此言也昔者舜戒禹以人心惟危孔子告顏子以克己顏亦自病仰鑽瞻忽之難而今之講學者其說太易易然只因不曾真切用功日用間雖有窒礙處不自知也夫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又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只此二說真僞判矣淺陋之見高明以爲何如

與霍渭先

別久瞻仰高風曷勝引領聞寓書懋貞自言死期
且至屬以墓銘想天祐吉人病今有瘳矣嗟乎自
古豈有不死之人哉而衆庶每生故常怛化吾兄
達生如此足以占灑落胸襟矣死生大事旣已勘
破此關則人間世寵辱利鈍又何足以芥蒂哉雖
然校猶有疑也吾兄旣齊死生其於身後名何有
而奚以墓銘爲哉乾之姤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
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此其超然爲何如也吾
兄之力足以企此故爲執事誦之

別紙

崆峒集奉覽其文學史記學選最後學子惜其未
嘗反而求之六經也蓋晚而與校論學自悔見道
不明且曰昔吾汨於辭章今而厭矣靜中時恍有
見意味迥其不同則從而錄之校曰錄後意味何
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不自知纔劄記
後意味漸散不能如初何也校因與之極言天根
之學須培養深沈切忌漏洩因問平生大病安在
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驕氣此害道之甚者也獻
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

與李救

令先公安厝不知卜以何日是新阡穴是附舊塋
山川阻修吾病不獲執紼言之痛心汝少不更事
凡事只遵照令先公舊規咨稟於令堂及謀於族
中諸尊長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寧過於謹畏毋得
輕忽也待人接物常宜謙恭此須出於誠篤若裏
面驕肆視人莫已若而外面作如此聲音笑貌却
是詐矣傲固凶德詐尤賊德之大者近世講學好
說大話欺人固爲可惡然俗學卑陋沈溺科舉中
只要做好官不思量做好人尤可厭鄙也令郎長
養想能行久矣慎勿姑息太過愛之適以害之胡

純家貧族中尊長又多聒擾儘能撐持靜菴有子
矣余杰驕惰慣了聞甚不肖未免爲訥齋身後憂
柰何柰何

答王直夫

承諭持敬主靜恐流於禪隨事磨礪又恐無本今
且從事四勿愚謂此三言者若實用功則固合一
也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立箇主宰則終
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又有兀
坐以收放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絕道理如何貫串
得來如愚見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

箇主宰在此事來就此事上用功直截依著道理
行莫要被私慾遮障纏繞如此纔能貫串得過夫
子贊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又曰六二之動
直以方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季明德

承示學問主宰全在忠信而其樞機自不妄語始
若匪鞭辟功深何以能如是欽仰欽仰但觀論學
二書言之又太易易似與聖賢訥言敏行相反恐
非所謂立誠也大抵吾兄天資過人不患見不能
及只患守不能堅不患不能發揮只患不能檢束

詩云采葑采菲毋以下體惟高明擇之

答歐陽崇一

純甫聞至南雍甚爲吾道喜但未知彼此能虛心
相從否邇來講學者衆吾道其復興乎但徃徃好
爲空言與晉清談何異昔者禹陳克艱舜不敢當
而歸之堯臯陳知入安民禹歎雖堯猶難只此可
見唐虞氣象若在後世便只管說去更不顧行矣
迴狂瀾於旣倒障百川而東之繫吾兄是望

與王純甫

嗟夫世道之衰極矣人才至於今每下則以科舉

壞之也而邇來講學者衆天其將興斯文乎而又
往往好爲大言太樸愈散徒長驕肆不知天意終
當何如而兄適爲大司成此誠一大機會也願兄
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夫子循循善誘人所願倦倦
汲引使人才丕變一番慎毋高亢自居則物情不
通多士無緣興起以吾兄之才之行而不篤意於
斯文校將何望焉崇一賢察也而講學似訥行敏
言者願兄積誠以動之則所助必多矣

答利賓

仕宦而能廟食百世者惟守令爲然耳以實惠易

及民也汝莫嫌自才短亦莫怨他民頑只要積一
箇誠若真能愛民如子民亦真愛我如父母矣切
忌不可用術民至愚而神爭以詐術應我一不成
而萬有餘喪矣才高之人往往坐此而敗况才短
者乎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汝但憂誠之未至
不憂民之未孚也嗟乎今世吏道多污此與盜賊
何別豈盡亡羞惡之心哉良由義利大界限不明
便因循墮落至此汝素能立身決爲清白吏無疑
然亦不可不常勵志中心如自固外物豈能侵卓
立故也誰道百鍊鋼化作繞指柔頽塌故也承問

紀兒邇來多病今小瘳矣只爲才高易肆也詩云
溫溫恭人如集於木惴惴小心如臨於谷旨哉言
乎

答徐伯仁

慨自聖學不明吾民久不蒙至治之澤矣汝小試
一邑毋曰民寡是即孔門之爲邦也若誠心惻怛
子惠我民民欣戴之真如父母只此便是三代矣
所示鄉約諭民條章俱惇本善俗憂深思遠之事
但須先有一段誠意感孚於民然後因機導之庶
幾不爲文具言不必文亦不必繁只須直說使婦

人孺子皆可通曉保障一節上下恐難行此實有
聯絡氣勢而隱然無迹乃善耳海鹽吳布政昂循
良吏也地近凡事可以咨詢天氣漸熱願靖共自
愛

答林相

故人貽我書恍如對面語甚慰甚慰今學者立脚
跟不定只爲義利大界限不能直截分明汝能固
窮凜凜松栢之操足以風勵諸生更須直以師道
爲己任先求諸我身合於聖賢者益勉之背於聖
賢者亟懲創之鞭辟近裏著已朝夕以古之學誨

諸生振起俗學之卑陋使各以聖賢自期待讀聖賢之書句句就自己身上體認踐行氣質有長處則與成就其美短處則與匡救其偏信吾者交相切磋疑信且半者更相誘掖弗信者姑俟之其尤弗率教者勿遽怒之姑惟教之不悛而後警之必自引咎自警省待之如初庶其改之徺信而陰自恣者宜炤察之勿爲所欺察而知之容蓄勿露又有一種好高自大以聖賢自命而實虛志驕氣使之者此不必輕與辯論須就其日用行事處細與點檢彼若自覺過差肯實用功夫却儘可望也義

利辨別貴嚴又須渾厚不露圭角乃善虛以受人謙以自牧此不是強爲須真箇歆然不敢自是不敢自足乃能日新耳

與王純甫

聞將移疾歸寓書問候無何而留別書至矣天假丘壑匪欲以安佚遺兄固將望之以完養厥德大庇斯民耳願勿虛送日月昔歲校夢孫真人問余養生之道答以飯後當爲言之旣而悔過請教真人贈余茯苓盈斛其中有如貫珠者余頓還赤子乍有知識以前真境吾兄在旁真人呼將與語未

及而覺校於養生茫然弗知何故乃有斯夢兄昔
抱竒疾究心於此願有以教我

與劉汝楠

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匪天不降才良由人多不能
自成其才耳故人佐郡無以相告惟曰天下之寶
當爲天下惜之校昔少年筮仕刑曹人情物理懵
然不通惟惻怛憂民之寃每訊一重獄必夢先祖
告誡以故日惕一日不敢任血氣輕易箠人有
愬不平者雖甚喧聒必盡其辭時多病或厭則自
責曰問事兢挽鬚誰能即瞋喝盍不推是心此皆

拙者所經歷故爲高明誦之

與聞人提學

同崑邑諸士夫

頃承使節辱於敝邑考校士類惟公惟明而復崇
獎實才表章遺烈甚盛德也疇不祇服但彭烈婦
入祠一節尚以傳文未詳致厘明慮而未允某等
義不容默輒敢誦其所聞昔烈婦之喪其夫也其
時家業陵夷無以糊口而舅姑並沒瑩瑩靡依雖
存夫兄六人雅不讀書識禮况有贅姑意若冰炭
而居烈婦度物審時灼見其有不可久存之勢而
秉心塞淵又篤守夫親沒不復歸寧之節且知其

兄介菴鄭公之賢真可以託其孤是故以義自我
先託其孤於舅氏然後從容就死死出於正夫豈
昵愛夫婦而忍情於母子間哉嘗聞其遣婢抱子
以適舅氏時飲乳其子出而復召召更乳之撫摩
良久如是者三戀戀然而不舍訣則其託孤處死
實出於萬萬不得已之情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
也使當其時家雖貧而舅姑未亡矣而其家守
禮或烈婦之兄弟存存而未必賢孤不可託如是
而死猶爲可訾今既自全其烈而又善遺其孤孤
卒賴舅氏以有立及今子孫爲良醫於藩府則烈

婦之竒節遠識殆無間然矣比之見祠三貞豈相
上下彼既已尸而祝之烈婦乃不得俎豆於其間
其於缺典爲何如也某等不佞謹稽諸舊乘參以
故老之言直陳如是伏惟執事詳而察之俯賜俞
允若夫鄭節婦之孀居七十三年白甌自保始終
一節可與秋霜烈日爭嚴者執事固已諒之矣不
敢贅辭亦惟早賜施行使一節一烈隆然並祠匹
夫匹婦有所觀感其有功於名教豈小小哉某等
辱在下風不任惓惓瞻望之至

與聞靜中

戴司寇亦近時名卿也御屬嚴然乏知人之鑒諸
曹濁甚而多高才上之人倚信焉負其勢劫持同
寮使從已胡希曾以一廉處群汚中上下交徧摧
之屹不易節既而胡永清李立卿至部中若增而
重才高足以壓制小人也及得余子積張時峻善
類益多而朋黨分矣校入官時小人道消久遂不
復有黨今吾兄爲司寇子部多賢昔是昔非又何
足論但希曾一時矯廉之功不可忘也故爲吾兄
誦之校觀近世士大夫爭以文學議論相高而莫
肯事事何異於晉人之清談哉矧所謂學當務有

本有用若詩文已耳則適足以長傲竟何益哉吾
兄有志於世道人才願於此加意

答黃汝玉

聞汝出宰江陰且喜相去伊邇政聲可日聞也吾
嘗謂今世仕宦堪以廟食百世者惟守令則然今
尤親民矣然曠百世僅僅一二見者何哉卑者汨
利高者驚名而實惠及民者寡耳汝爲人父母其
毋謂民頑毋歎才短民之頑與勿庸忿之姑惟勸
之才之短也勤以補拙問以求助毘陵有毛司諫
者吾友也唐音者吾徒也皆可問也推類而廣之

邑中薦紳鄉閭父老皆可問也屈已以求之虛心以察之皆有益於我也守已潔廉愛民懇惻推此道也蠻貊可行也矧文獻之邦邪

答沈一之

校昔妄謂學須反求諸已然非篤信聖人或能自誤以故一遵聖賢之言就自己身上體貼去做見到的然處方敢自信雖然猶恐易差也茲承來諭厭時學之自高可謂確論吾兄篤信矣更願於反求處加之功何如何如承問祔祭事校詎能裁決哉但既下問不敢不盡其愚竊聞禮時爲大順次

之勳固宗子今既未立後而吾兄以尊行權攝遽使之當尊則非其時亦且爲不順但當隨其叔父祔食俟立後再議耳

答林相

小兒蒼顏而頎才高而竒遽爾短折此吾不德獲譴於天又不善教所致也怨艾莫追矣所幸小孫風骨頗異校雖不德祖宗積善也以其發於茲乎來諭比擬大非其倫固以寬吾不知陷吾於惡惶恐無地所示條約鄉約甚善甚善但條約所論功夫須體會爲一纔是立本纔是易簡否則只是湊

合也反求諸心還能虛否若有意氣在便易外馳
江右禮俗吾甚愛之慕之鄉約須與俗約並行更
與鄉士大夫講究宗法譜法欲大合族必立宗子
族長族遵族正相輔而行鄉約亦須立遵蓋禮俗
須是士大夫倡率則上行而下效也保伍法更宜
講究只就鄉約中默寓軍法不可明言義總之名
亦不必立在臨時命之耳性理節太草草明道先
生遺言最切於後學吾嘗與陸伯載歎說三代而
下命脉實在此欲提掇出示人未遑也周禮沿革
傳乃吾未成之書尚覲有進序文傳出甚是不安

宜毀之吾友靜菴忠義奮發死生以之不合則亟
奉身而退屹有大臣之節承示周太卿可繼靜菴
不勝欣仰惜無緣一見也吾氣體尚如舊不必遠
念

與鄭室夫

別久不獲望見顏色寤寐有懷時見一二大篇侃
侃正論金玉爾相鐵石爾腸偉哉偉哉每歎天下
固多英才無端被銅狄引却一輩訓詁詞章又絆
了一輩故判然成古今雖然是皆爲風氣所驅者
也若夫豪傑之士自當超出風氣不作三代以下

人物愛莫助之聊致祝望之意

與應元忠

吾兄天挺英才也任真而行喜佛學之空曠一似
缺却鍛鍊功夫今天降拂抑將有大造於吾兄也
承諭古人進德多在莫年以衛武公蘧伯玉爲法
卓越如此敬服敬服更願奮厥大勇如夫子之發
憤忘食孟氏之所謂動心忍性增益所不能始得
百尺竿頭進步耳從今何以驗勤惰哉但就日用
間忿怒處或著實體察或是德性上發來或是血
氣上發來此一大證見也佛學與聖學其差毫釐

而天壤易處願精察之若不參透此關終被達磨
踏在脚底做不得振古人豪也校不幸喪子今復
喪孫此天譴否德欲喪吾也昔者汰不盡之污穢
今欲一切淨盡之而畏天以終身吾兄不棄願時
有以振我廣右之事承諭乃知其精詳足見憂國
憂民赤心但孫方伯昔嘗同寮似是同年吳德翼
輩人今若此可駭也

答王純甫

參姪會試特令請教門下後以陸路寓書竟弗得
達校甲午喪子以達破憂以敬易哀今春復喪孫

爾時百念俱忘恍若見性始悟釋老之幻聖賢若
可企及而連續爲難校之否德天實厭之或大警
之敢不一洒胸中污穢畏天以終身未知何日得
以樂天也海內同志莫如吾兄神交數千里外願
常有以振我嗣續之計方此圖之未知天肯宥吾
否敦夫久不得書維時溽暑願靖共自愛

與王郡守克敬

承問四事此吳中膏盲之病小民所由困窮也明
公欲從新整頓一番吳儂孰不歌舞盛德校雖不
敏聽於下風不勝欣幸矧承執事下問敢不罄其

一得之愚第恐匹夫匹婦不獲盡其情則事終未
善已命二三子博訪民情土俗所宜俟有成說乃
敢以告丈量一事今且就緒矣采集士民輿論先
以上聞其弊根最盤錯者各圩總數與各圩細數
不同總數常多細數常少然有一簡易法可破又
便於民蓋總數之多者乃書手作弊專爲做荒欲
多免糧也細數之少却是小民每年還糧實數今
但據細數查對各圩還糧原數不欠即已就將總
數差處改正不惟弊革且不擾民况侯在吾蘇功
德甚大廟食百世今蘇民無長少咸謂明公百年

難遇欲望公復爲况侯所爲特抄况侯奏減蘇州
重額田糧疏稿奉上此外惟願明公提紀綱惜精
神督各縣可也代各縣不可也小事海涵大事斧
斷靜若泰山動若轟雷昔者嘗面告矣更願加意
幸甚

弔費主事懋賢

日令先公趨朝校卧病弗克出迂心殊不安則又
自解曰公康強固無恙有如解組南還遠候江滸
未爲晚也詎意薨逝太速辛巳一別遂爲永訣邪
每數歸期遣人偵候一日張允清報云鵝湖公喪

且至矣亟扶病出吳門問諸郵傳杳無消息允清
又云傳者妄耳返棹未數日復遣人偵候則云靈
柩已過矣山川阻修多病弗克一徃弔哭盡傷我
心每念筮仕初卽蒙令先公以范文正期待今日
月逾邁道德日負於初心俯仰慚愧自度無可以
報令先公矣惟願少湖文星抗志高明超然如在
天表不以一毫塵滓累心赤誠以報國樸素以承
家使天下咸稱願曰卓哉此子乃鵝湖公之善教
也校忝通家與有光矣幣一匹奉充賻儀聊以將
遠忱鑒納是荷

與錢治徵

承顧愧無以爲忠告惟是守已愛民不替初心再三致此意更願令尊諄諄分付隨去僕從此行不是樂地乃是險地慎守則遷喬木踈失則入幽谷昔人有言萬分廉介不過小善半點貪污便成大惡士大夫不但當以此檢律自己亦當以此防範家人也

答唐應德

別後恒切嚮往聞杜門讀書聖賢之書旣以妨於心學弗讀然則所讀者乃諸子百家之書或後世

類書文集不知以此求放心邪聊遮眼邪若遮眼謂之玩物喪志否邪此爲格物致知邪多聞多見邪譬諸取友將求勝已者邪同已者邪長吾游心汨吾炤心不可不精察也聞嘗以讀書爲業次此恐未合於聖門近世詭聖之言多出於好人而一向差却便至於此願與勘破庶可相切磋若不知不覺被畱下些種子他日能爲害也

答馮用先

校也生今而好古志大而才踈固天所棄也日故人過我偶因事論事是何足以言經綸人從心上

起經綸必也養得此心篤厚懇切可以對越神明
庶幾感格上下所至響應才識意氣小小能解耳
大學云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
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今人多學養子不知只患未
誠心果真切自能求民所疾苦也世豈有赤子號
而慈母嬉嬉者乎天久清明利於收穫樂民之樂
更願憂民之憂不備

答方時舉

平來知尊體常欠和失於問候校淺之爲丈夫矣
乃蒙長者下問欲消鄙吝之萌愧甚愧甚敢述其
所聞人間世最難透者是死生一關透得此關一
切順逆得喪又何足道必須提起此心方纔炤勘
得破若逐事物袞何由超然也宋太祖詩云未離
海底千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淺見若此不識高
明以爲何如

答王純甫

鄭壻書回述吾兄聞校喪子喪孫意沮色慘茲承
數千里致慰且有楓山之祝深感厚情校昔少年
筮仕時有王舉人診校脉曰他日類楓山寧非素
定邪今不敢望其壽但願天早賜一綫是天赦吾

也承教簡略數言而有無窮之意雖然竊有疑焉
喜怒哀樂未發性本空也發而皆中節其應亦未
嘗不空聖人體用一原也世人不無潛伏故有前
塵妄動故有緣影是故不可無戒懼慎獨之功釋
氏厭人欲之幻并與天性不可解於心者而欲滅
之將乍見孺子入井怵惕真心與內交要譽惡其
聲之妄心同謂塵影則與聖賢之學霄壤矣吾兄
志大才大而作用處不免孤高得無少偏乎願更
加察也

答唐應德

遠承書問感荷無涯開門授徒無乃省事中又添
却一事誰始爲舉業作俑知耗了人多少精神心
中添了多少葛藤蔓說縱斬絕之猶恐牽纏况可
引惹乎若欲因此轉移人才却是先以欲勾牽後
令入佛智也文公謂舉業是一厄詩文是一厄簿
書是一厄校謂只此三厄埋沒了天下多少人才
願應德卓乎萬物之表莫以此等櫻心若謂此是
業次是指尋花問柳與力穡同也愚見如此不識
高明以爲何如

與彭通判

聞名久矣日承過我望見顏色知爲古貌古心君子人也王事有程期中不能畱客中心闕如屢欲爲陽羨之游擬從容承教屬家中多故未遑此情恒惓惓也聞有子夏之悲老景遭此旅懷其何以堪緬惟石屋古樸之姿朝著中著不得仕途中著不得自當於山林中求之昔者爲七十二峰主人亦是暫主若干峰玉立萬壑鳴琴天將盡畀之延清風明月爲主賓昔人有言幸託林泉交物少故於情性得功多又云秋光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校與應德雅欲久畱相親吾儕之幸也

吾鄉之幸也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每用此快湔暑在邇願爲道自愛

與邵子存

嗚呼令先公高才服善樂從人言憂國憂民出於惻怛勤儉之德儀刑於家真一時正人也而今已矣嗚呼傷哉聞葬度已後期弗獲比於執紼之役中心缺然令先公正人汝爲冢嗣必也執禮遵義使死者有知乎生者不愧死者愈安乃可謂孝今不免俯徇俗態令先公難瞑目矣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

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响沫我子存汝自猛省若
此得無爲賤丈夫乎義助一事汝今頗悔否一則
遮沒了 朝廷厚恩二則壞令先公清德三則汝
還要做人否官府切不可輕身出入以事干之子
存汝自猛省他日做官把 朝廷公法來做私情
心下還過得麼大巡聞是令先公門人忠厚之至
此聲一出求託汝者必多妬忌汝者必多况又是
大比之年汝宜絕足不進察院大巡必愈重汝兩
司必自敬汝若不能自持出則諛諛輕言入則瑣
瑣有所請託則汝決不成人令先公不享汝食矣

令伯父想不我信不敢輕致書以全交也相見爲
我致敬

答歐陽崇一

歲莫王汝中過我自咎只於宛轉世情和合議論
上用功不曾收斂停蓄校聞之悚然受教多矣今
承來教亦如之信行斯言則昔日講學異同皆不
必論矣日用間行事疑礙必多凡所切磋皆實事
求是矣世之變也君子自以爲有餘其治也自以
爲不足敬爲吾道賀校遭百罹天大儆之而亦牖
之幸於性情有得力處學問之道無他其用功在

復性其收功在定性然不知定性則亦不能復性矣

與王汝中

別以瞻仰如渴每欲懷以好音而無南歸之便茲值良便病中不能作書昔承教時每見自訟只於和合議論宛轉世情上用功不曾收斂停蓄至哉言也假令聖賢復生所以箴砭汝中者亦無以加此矣但願益以此言鞭辟近裏著已篤吾赤誠訥訥不能發口纔發口便覺慚愧萌生如此方是內自訟也何如何如

答歐陽崇道

嗟夫嗟夫東吳民力竭矣外被富庶之名內實罷敝區區彈丸黑子之地而當天下之半其何以堪物不極不返今茲天遣福星固將大活此一方之民也幸甚幸甚願以周文襄王端毅爲法開拓心胸集衆人耳目爲耳目乃能盡民間利弊一二罷行之邇來吏道貪殘猫與鼠同卧忽聞有所劾治打草驚蛇自此亦當嚴憚矣王守竭力爲吳氓賦役二事豈便謂能解倒懸亦且得伸一口氣而困於多言微公主之又只作一場話說矣恐終爲人

所阻愚見賦當寬民更莫增科壹以便民為主匪
專華弊役當少優士大夫不惟杜其多言亦國家
待賢之禮也別久瞻仰如渴天假良會旌節旬宣
吳中校適以病不獲晉謁道生靈困_之苦狀與其仰
望之情俾來忽蒙惠書重之以腆貺感荷無涯承
念嗣續匪公之厚德直道安肯爲此言銘刻銘刻
校入子三人矣自度精力稍勝前而有所不足方
尋醫問藥爲補此一段造化未知天意如何

答聶丹徒

病中久不聞尊叔父起居恒切懷仰忽承執事書

如覲顏面校也進道不勇日月將不待人執事方
富年謂宜立志如天之崇而循序用功如地之實
上以古聖賢爲我師胡乃執禮過恭下問於校得
無借聽於聾乎聞命祇辱儻高明不以人廢言日
用間有得力處及疑礙打不過處相與商量不敢
不盡其愚也今日至難爲者莫如縣令然仕宦廟
食百世者亦惟守令爲然校每見從政者始未嘗
不憂勤渴欲聞善久而識達世故浸異於初以一
邑惟吾獨尊虛美者多不得聞其過也此乃恒人
之情高明決不爲此然不敢不以告也

與聶郡守文蔚

天厭否德喪子喪孫怨艾之餘始知病根俱緣不
勇虛底天理不能勝實底人欲天故大做之今敢
不自淬勵畏天以終身自量精力未衰寡欲而博
施儻天赦吾尚可以得子也僻居窮鄉無由通起
居易勝懷仰令姪遣使至敬附此書所願大進此
道敏行訥言以靜御動屈以尺蠖未也螫之以龍
蛇何如何如

答胡郡守孝思

多病久疏故人倅來忽承書問恍然若覩丰神承

諭行事必近於王欽仰欽仰嗟夫王道之不明也
久矣其故何邪王道之不行也久矣其故何邪此
無他闕却天德也若篤吾赤誠上下誰不響應如
不吾信請觀溫公當時豈無才過於溫公者乎至
於感動天人則邈乎不及遠矣溫公嘗謂劉忠定
公云天人元無兩箇道理只因有這軀殼須著思
誠又云自不妄語始卓哉言乎聖人復起不能易
矣敬爲公誦之

與薛君采

校雖未及識執事而神交久矣王令下車蒙寄聲

惓惓校何以得此哉昔嘗獲見老子解集竊意執事默而好深沉之思天資本自近道第從前似嘗役心於辭章後乃落其華而就實習心或猶未忘聲利天下所趨知動執事不得但未知思慮尚確累心否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執事既有其資矣願益篤志聖學如易所謂知崇禮卑者不崇則不能超然不卑則不能去切已之實病詩云采葑采菲毋以下體故敢效其區區古之善修黃帝老子者今莫知其若何用功矣凡涉訓詁者前後自不相入一章之中亦首尾衡決獨執事之書貫若一

也雖然校生也固不固則不能叩執事之微言明道有云此言論道非所以論爲道也不知此書是欲發明道理是欲指示人功夫令循循有入處若欲教人下手願提掇一二言而毋費辭乃真迷者之指南也天氣漸寒願若時深根寧極不具

答顧禹錫

校老且衰矣乃承下問勤勤得毋借聽於聾乎聞命祇辱執事年富力強謂宜大肆力於聖賢之學所進詎可量乎昔人有言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豈直未尊而已邪溺志妨功其爲害道大矣承

諭欲斬絕之甚善甚善但恐心於重處發熟處難
忘罅漏未易塞耳又云讀經史無所得此固謙謙
之辭然亦未知若何讀之博吾見聞邪反求諸心
邪此通塞之機聖學俗學之辨也管見如此不識
高明以爲何如

復王道思

昔承下問校嘗誦其所聞隨問以答躬所未逮慚
負實多不謂高明乃能聽受志向有加於前欣慕
欣慕所願立決定志用刻苦功勿認意氣爲志勿
以大言蓋之虛擡此心不在本位克己最難事事

不肯放過猶未免有錯也管見若此未知高明以
爲何如王純甫心學淵深人品超卓屈己以親之
當有益也

復胡郡守孝思

俾回嘗復書請教王亞叅過又承寓書詢及周禮
沿革傳成否惓惓好善之心公之盛德也此書尚
未成自量精神未衰欲完養以覲有進耳承寄秦
安志筆力雅健追古作者自非博學高才詎能若
是加以以端重及常有恂恂之意則當於古人中
求之矣見海漕策爲之駭然校雖不敢踰度然此

天下大勢亦可以理推後世水官失其職也又矣
而考工記數語尚存有曰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
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又曰凡溝必因水勢凡防
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今倡議者不知曾察其
地脉否曾度其水勢歟書云海濱廣斥世所傳千
里長沙即其地也既是浮沙則漲沒不常開通未
幾淤塞隨至勞費將無窮况河運必須所至有居
民瀕海之地恐不能興旺也倅回急不盡所欲言
若他有長策出人意表者便中願亟還教校所欲
急聞也

慰羅達夫

杜門幽居如卧空谷故人如達夫非不寤寐有懷
而無由一通起居慶門有大凶變欲奉慰者數矣
竟以乏便而止負罪負罪達夫孝心天至其於哀
痛固當倍百菴恒情雖然孝有遠者大者所願抑
損至情順從先王之禮篤志好學成身成親達夫
自致於聖賢則親為聖賢之親啓聖太中所以流
光百世也達夫昔奔喪過姑蘇時校聞之也後不
及往弔人頗傳聞言論風旨如愚之固陋更願達
夫於自聖作聖處精察之絹一匹奉充賻儀千里

微誠藉此以將鑒納是荷

與陳原習

昔見吾兄自言渴欲得人規過雖然如校之直亦無開口處他人彌難矣此恐有箇病原願反求之汎汎以求亦未必得願精求之求得後却取別紙開看何如何如

答王時行

一別十有六年遐想吾兄進德甚勇其於瞻仰曷勝惓惓今茲承寄三天悟易說高明所見固自卓爾不群雖然吾兄豪傑之才也根本不帖帖地鞭

辟近裏著已固嘗用力其於致力或未遑伊川有云立言貴涵蓄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何時得一見相與剖天根月窟之秘以闡心易邪

答路賓陽

南都一別十有六年而始會於淮陽今又十有餘年矣故人之書屢至校鄉居如卧空谷非惟不得候望顏色亦無由可通起居恒切懷仰承諭著實之益只此一言不勝私喜乃知故人進德修業加於曩多矣每歎交游中別之十年或二十年比再見之聲譽日隆才識日進而完然赤子之心非復

曩之時矣如吾兄所稱古人腳踏實地做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但所指功名捷徑者則恐未然凡立功名者上雖有愧於道德必不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也今邊備大可寒心吾兄昔在上谷必能洞知其利弊不知若何處分乃可以銷國家莫大之慮中州在今日視他鎮為晏然一有事則截然為砥柱國家任用意當在此二處俱求一圖蓋欲知山川脉絡也惟時天氣漸溫盎然吾人仁底氣象擴而克之六合同春也願若時調燮以迓天休不具

答唐應德

總總中承賻并示之教言無任感荷久失致謝人心元神昭昭靈靈收斂停蓄因其真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有無窮之妙校未之能也億而屢中校亦弗屑焉應德邇來作何功夫想日精進此學須見得收功處則發端不差應德高明一洒支離之陋豈非大快事却覺似好潔者又未免別生出弊端專內遺外日用間分本末作兩段事如此又仍是支離也愚見如此然與否與

與胡中丞孝思

書卷四
三
校嘗謂今日事最大而勢甚難處者宜莫如黃河
久欲請於執事以乏良便而止茲因便風敢布一
言黃河變遷亦多故矣要其跡多在今山東願選
於屬官中沈實而有文學者得數人指授以方畧
令循行遷徙處考古證今畫爲一圖令他日治河
者有所馮據以發其獨智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圖
成早得賜教至懇至懇

與王純甫

校每見講學者徃徃未老而衰無收結處因內自
猛省覺有多少牽絆在自治不痛切長惡容姦天

安得不與之大敗露毛髮聳然吾兄剛大之資迥
與校異但恐用功處亦未能大副天也吾輩今俱
是五十以上人若不致力更待何時願賜砥礪共
進此道

復沈一之

承教衰年宜有接助校豈敢不屑爲但不知耳執
事若肯見教幸甚幸甚近體大學頗窺聖學之樞
機至易至簡說者自生繁難陽明盖有激者也故
翻禪學公案推佛而附於儒被他說得太快易聳
動人今爲其學者大抵高擡此心不復在本位而

於義利大界限反多依違明眼人觀之亦自易破
靜夫若實用功今雖路錯畢竟肯回頭也只怕不
肯切實克己耳

答鄧魯

別後屢得故人書噫汝之惓惓於吾亦猶吾之惓
惓於汝也聖雖學作号所貴者資汝資固自近道
但未嘗死中求生勇猛用一番功來天理人欲不
容並立要須誓不與賊戴天乃可決勝耳

與呂仲木

小兒短折兩承惠書深感通家之誼近見詩樂譜

惓惓哉吾兄好古之心意未嘗不欲推今世爲唐
虞也猗與偉與但此生不知而作吾兄盛德善不
必其自己出也而樂取諸人亟爲之刊行爲之奏
請毋乃未深察與吾兄心體至虛至平試因校言
而少加察將惡之矣蓋其術本不能誤人而借重
於道德名賢反足以誤後學也樂之道圓而神其
妙全在散聲矣此天籟所以混融也散聲多者不
可損少者不可益天然而然或傳開元詩樂直以
一聲叶一字文公深疑之此殆神解謹奉采蘋譜
一篇試求知音者布之八音何如何如

書卷四
十一
答胡孝思

承諭隸楷興而篆廢壞愚謂廢則由之壞則當罪
斯篆古人天然之妙悉從廣大胸中流出傳久而
譌六王畢四海一李斯適當同文之任乃以小智
穿鑿妄改古文此與盪滅先王法度同一軌轍也
李陽冰作篆高古上配李斯真可雄視百代但其
妄作殆有甚焉只如謙卦一字而數體此何為好
竒逞恣故也尚可以語心畫也哉愚意欲考定六
經一復古文之舊但校既多病又無同志者彼此
商量以故事竟落落難合也昔所寄六書願一一

正其紕繆至懇至懇便中草此容俟後布

與何子時

故人遠在萬里詩云一日不見如三月矧別已
數載我思當如之何昔之大儒自少卓然欲學聖
人卒其所成就尚不能自滿其意吾人學已後時
若不立決定志勇猛用功日復一日必大負於初
心矣元誠心學光潔勿欺志行卓爾不群汝與之
相切磋必大有益也

與王純甫別紙

子言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漢唐篤行者固不乏人列之於德行則不可恐所學未是孔顏之學也兄稱管幼安爲潛龍且謂去舜一間如此豈但優於冉閔乎恐未免通人之蔽也

論孟子處語意卓絕但不免有過處校嘗歎顏孟之學固自不同亦由不幸不及孔門使得親炙夫子則許多英氣不知不覺暗消常自以爲不足矣純公最淳厚而其言露圭角處亦時有之校每見此惕然內省蓋吾人去聖彌遠尤宜於虛志驕氣上磨礱默思聖人德容以求融釋脫落也有若言

行氣象似孔子恐其學未免求之於外曾子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此真知聖人心學者也以此觀文中子不是從本原上學只是從外面安排續經非吳楚僭王但氣象自陋耳

一貫忠恕之論深悟聖賢宗旨但以忠爲正心事恕爲修身事此猶未免小疵聖人之心渾然天理周流無間吾人被入欲間隔必須發箇真實懇惻底心逐事事上打透故忠恕不是兩箇功夫通大學格物至平天下都包了大要只是一箇活底敬也

嬰兒哺乳一段妙甚

正心修身體用之說甚當而意未完誠意正心修身一節密似一節誠對僞言似容得惡在惡是萬善之鬼賊故曰毋自欺正對偏言是過不及有所說得重本體受他累也修只是檢點恐發用處不覺有偏之其所說得輕大偏已去防有小偏也到齊家治國平天下更不說節序都只從身上說起而關紐歸誠意

相望千里會晤無由有不合處千萬一一批示

與林相

自汝之別吾旦夕念汝亦旦夕憂汝汝之才可以大受可以深造而今則未且道何以故汝自思之吾欲與汝下一語曰放心以遠易曰聞言不信汝必信未及則又為汝下一語曰汝喜事以為功為所牽引汝信乎汝疑之乎古語其心之出有物采之又曰與接為構日以心鬪又曰心卧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又曰心於重處發熟處難忘皆至言也夫學以定性為極然不見性亦無由定矣且道如何見性莫引陳言直舉心所自得處說達夫曾有謝書未知已達否答王純甫書錄具別紙

書答卷四
十五
答甘欽采

兩得故人書惓惓於講學此吾兄樂善不倦之盛心也敬服敬服林廣文往有書奉復想達左右矣嗟乎學之不講也久矣今而講學者日以衆道其復明矣夫雖然談道者一何多也而實體道者一何寡也談若太易易然道其不明矣夫吾輩欲學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祇就孩提有知識後說起又不察性之欲與物欲則是以念念流轉者爲主無端生出許多議論來聽其言不曰且聖矣考其行猶是凡夫且虛擡此心不在本位日用間真

病痛却都放寬校爲此懼深願諸君子以拙自處把世間一切名利底心斬絕淨盡立志如天之崇循序用功跬步皆踏實地但諸君子自占地步已高又有喜同惡異之心莫肯退聽大學指授知止此是千聖淵源且道止是如何若於此悟入則功夫有箇起處便有箇究竟處若由大路然校作六書精蘊於此有相發明者謹奉數字請教錄具別紙固陋之見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答鄒謙之

久別慙如饑渴茲行天假良會校聞也晚又復無

緣得京口書曷勝馳仰承命欲校爲下頂門一鍼
惡校何人乃敢校何人乃敢來教自病常炤常流
是必因用以逆體又病無成佛作祖志與應付僧
較短量長是必發其真心超凡以入聖不暇爲葛
藤如此是已鍼著百會真穴想周身血氣都掣動
瞑眩一番精神大變換矣欽仰每見吾兄所
作文字明白疏爽而力稍輕今停蓄收斂也久氣
象必深沈言語必簡非惟不當以故吾相待亦且
絕筆不肯爲人役矣何以故學佛者說我不是應
付僧他直把來作黃葉飄飄看又不看作葛藤也

出處猶語默死生猶出處只在反求我心莫要粘
帶莫被牽引便常超然明道云外面有些罅隙便
走又云理無大小其要只在慎獨敬爲吾兄誦之
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高明毋以人廢言

答霍渭先

承西樵寄大學原中庸原其間發明固多亦儘有
合商量者此是繼千聖絕學須從實經歷處說但
未有命不敢獻所疑兄子縝東還承吾兄寄所辨
子靜之書今上其船者多矣而兄獨否卓哉卓哉
目睹秋毫者不能自見其睫善乎兄之下問也此

不自滿假之心也敬以所聞對象山振古豪傑也
然而學未近道客氣累之也吾兄之辨自察客氣
何如慎勿自恕象山直指人心雖則能聳動人能
救援人而無實下手處如四勿三省之類惜也叫
噪已甚上焉者厭下焉者惑中焉者為其所驅若
先讀晦翁書乍而讀此若驚若怪不為無助若先
讀明道書有得然後及此則固不暇過而問焉矣
孟子雄辯猶被英氣害事况子靜乎假令孟子親
炙孔門叅於顏愚曾魯之間固將薰為太和當歆
然自覺不足矣吾輩去聖彌遠謂宜追慕盛德儀

容使麤心浮氣脫然融釋不作孟子以下人物何
如何如

答王長沙子正

使君為政未久坦夷之心潔白之操愚夫愚婦或
能知之薦紳先生乃聞有不樂欲相料理者東海
病夫久不管人間是非未知其事有無然在使君
正好自煅煉吾輩若透却名利關人安能軒輊我
縱毀我譽我萬方我只消不見不聞便都了却我
若是真金儘教他做烈火儻還有些渣滓却藉他
做洪鑪猛煎熬一過是添我多少精神雖然此猶

是小小關頭若還透得生死大關更脫灑在承雅
愛不覺率爾發其狂言高明以爲何如校欲致書
請問於鄧守不得階願求故人爲之先容天氣漸
寒陽德潛藏於黃宮惟冀若時保固天真不具

與王純甫

蒙陰令言邑去今武城太遠難於寓書子游絃歌
武城在其邑中二十里弟子周士淹回錄吾兄大
學解語意卓絕受教多矣但恐天資高未嘗用過
苦功夫來說得易易耳愚見錄似別紙請教紕繆
處毋吝一一是正至懇至懇老子解渴欲一見之

千聖相傳俱是教人反樸還淳夫子老子說得尤
切生於衰世故也不如此何以挽回造化但老子
說得未免矯枉過正耳後世目爲異端非惟不知
老子恐於聖門宗旨亦未必知矣

別紙

大學功夫復性而已矣明我明德吾性自足元不
須增添只要去其昏蔽此一言已盡矣新民者明
我明德於人也變文言之者人性亦不須我增添
只因壞了却要我變化他明明德有箇機竅識得
則功夫有著落夫何故只爲這道理就在當人血

氣上發出來容易被他遮蔽日用間試自省察血
氣用事常多其始是就人欲中剔括出天理久之
天理纔做得主雖然何敢恃也那去不盡的人欲
剗不潔淨少縱則復張皇矣教人者若分我人則
無含弘之量有忿疾之心只把做自家事反求所
未至則意懇惻亦易感動他止至善者定性也此
是究竟處吾兄見得甚高至善者非他明德之本
體也明德是他發出來的本來面目性初萌動處
難於名言謂之曰善冲漠無朕妙不容言故謂之
至善此本然之善不與惡對中庸所謂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大學先言
明明德新民而後及止至善何故先從知止說起
此欲人見性也知止是欲學者悟入處定靜安慮
煞有功夫吾兄說得輕了雖則見得吾性本靜若
血氣德性未能合一此心依舊牽惹得動正是雲
駛月運舟行岸移必須用執持功夫故曰執持
而後靜謂之定不執持而自定謂之靜學至於靜
至矣何以又言安曰此兼境言是處皆靜謂之安
如何又有慮在此又兼有事言所謂動亦靜也到
此動靜合一乃爲真止學者若不知止非聖人之

學也初學何能知故聖經惓惓本末之辨教人反求諸身傳文提出知本甚懇切

新親古字互用大學新民作親書親逆作新易大傳易知則有親讀作新纔與可久語脉相貫古書似此甚多若不識古文古韻便多窒礙校謂新民是明我明德於人之變文只以明明德於天下一言證之自見壹是句猶云同此也否則與皆字重所厚正是良心親切處與中庸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同意傳文容後請教

答喻吳江時

書至知故人在鄰邑喜甚喜甚噫割雞得無用牛刀乎校多病杜門忘世久矣雖然每聞守令一善政則喜動顏色其不善則感額久之何也民吾同胞故休戚若在已也故人之來吳江數十萬生靈今而後得所矣前政足以爲鑒其先有張明道者足以爲法張嘗及吾門其人學佛無世俗一副當名利心故平易安靜民依之如父母然視卓魯尚未及必也淳公乎扶溝晉城此真故人之師也伴回先此奉復

答陳元誠

可琛至得元誠書未論言語何如只溫醇氣象自
藹然溢於言外病我叙文自信太過無虛心屈已
之意又疑吾近日學問見得佛老與聖人同大爲
我懼說到此可謂苦心矣深感深感校且老喪子
喪孫懼此大難而志不少衰惟恐懼修省此無他
欲自致於聖賢也古無自足之聖賢校今去聖賢
甚遠何敢自足邪佛老之學自少年見得與聖賢
別今更見得同則是中道而叛聖人也老子又不
可與佛並言乃若是處雖出於佛亦不可棄但恐
實陷溺而不自覺如此則全賴元誠救正也書尾

靜修之言引而不發昔聞元誠論靜云一念不生
既不執持又不茫昧三件犯著一件便不是今人
多賴動爲靜此正是元誠心學淵微處故能發胸
中所蘊然此是就已靜上說不知未到此地位如
何用功纔得到此旣到此地位還有功夫用否千
萬極言毋吝指教疑義錄具別紙願一一訂其是
非

別紙

純甫氣魄甚大人品孤高然學似信佛勢已不可
反雖然吾猶欲其反之故校答書引用佛語而折

衷以吾儒之言使知佛學縱有妙處亦不出於聖人佛所謂塵指妄念也必先有這種因時纔發出來故曰前塵此語亦自好但起念都說是前塵動得是處也說是緣影則大謬矣精蘊中辨佛處亦儘多

翻篆而楷凡楷本從篆翻因取便失了本義自宋來好古者每每欲正之但欠精詳耳字莫備於小篆昔嘗讀之每覺其未安自思古人若如此豈不自然何故却如此蓄疑不敢發後忽見古文乃與吾意暗合又有舊時思量未到忽見古文豁然開

我心見得既多乃敢說李斯是小智穿鑿造古文者其心大以密故凡學問之功經綸之法造化之秘觸處自然發出來非吾強說吾但識得與他發揮或因而附已意耳六書若止象形則不足以盡變第三卷字下曾畧爲之分別體例就象形論須會之以神毋泥其形乃得天然之真稽實待虛以此言易已落第二義以後六書亦不如此

混沌是對開闢言此是先天一之所由起有一而未形到開闢初有一自此有二而萬生矣這都屬後天吾心一念不生時便是混沌

言答卷四
當其無有器之用此是老子語妙甚與聖人亦同
大抵造化從無立有從微至著故學問要反本研
幾

大抵有質纔有文文勝則喪質人知文勝之弊而
不知盡去其文之弊恣睢自用與夷狄禽獸同如
秦是已老子夫子俱生周末文盛時俱有志於反
樸還醇挽回造化夫子說得平正老子便覺矯枉
并不滿於先王惹得後來處士橫議秦人出來一
切掃去文遂不成世界矣
容再思之十一元也到十便反元方好再起百千

萬一如之凡事皆如此此承反於一而言無此句
意亦足今除之

知道無中邊而不知內爲主則茫無下手處知內
爲主而不知道無中邊則隘故曰此心學之全功
也

天文左右前皆動也惟北辰不動人身背亦如之
故曰天根之學本易艮背之旨

日行遲月行疾正是天象示人君逸臣勞之義先
儒反之然於天終不合也

內經云心藏神又有神闕神庭穴妙甚雖然此神

明升降往來之道也非神之宅也諸臟皆實而心
獨虛故神都焉元誠涵養精深必有超悟處願開
其天天發亮則太和元氣盡洩不成造化矣惟其
體玄團聚光耀只在日月上發故天元全人體內
幽只開竅於目露洩神光目爲之使故人之天元
全
閉口勿言則於求放心甚易上文言心之全體都
奔在舌上舌不言亦有動意故下即引此句欲其
閉口以固此心即仁者其言也訥修辭立其誠之
意若嫌其是仙家語改曰善根何如

電光以下語意本出文公因嫌五峰之學不務涵
養本原只要執發見一端便張皇作用故有急迫
助長之病

明道見湯瓶便知陰陽消長之理見石壇濕便知
天地升降之理燮字大則爲調和陰陽小則爲調
和飲食字意故有抽添火候之言初不就修煉上
說但修煉家不能外耳

二

盧可琛回有書奉寄想已達左右矣可琛行後始
得見所與二三子書真切懇到深造自得之言也

但所答梁生說却未免支離豈欲遊戲翰墨邪校
雅不欲元誠作詩書意似不謂然夫詩之有律猶
文之有駢儷終是俳體古人決不屑此未論三百
篇只如枚乘阮籍陶淵明皆涵蓄有餘味亦可陶
天真也雖然此猶是掠下說默而成之不言而信
何暇假此乎

與呂仲木

吾兄出處關時運之盛衰凡在朝野莫不太息愚
意獨推諸天道術爲天下裂也久矣天將大有厚
於吾兄使得專一於聚精會神之學反本而復其

初挽回世道在此世俗酬應之作一切罷絕之何
如與其俯徇人情孰與恭默以承天意詩云帝謂
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又云帝謂
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敬爲吾兄誦之山中靜極深造默成
自得當益淵慤願時有以教我至懇至懇昔承賜
先叔父母葬銘校具書拜謝願有過必告有疑必
請以此爲謝不識曾達左右否

答鄧魯

各在天一涯忽得汝書若從天而降何喜如之雖

然其喜也乃不勝其憂也又不勝其懼也吾將苦
口言之乎汝聞言必未我信雖然汝亦知吾苦心
乎嗚呼後世英才不爲少矣徃徃沒溺於身毒之
教只爲自家立脚不住爲其所驅一遇棒喝師遂
失其故吁可嘆哉亦可鄙哉昔者汝也好說光景
今并撇開胸襟中滯礙若小釋者然而流蕩難反
矣只爲無實功故被新學聳動又去湊合佛學謂
與聖人同聖人之教以三綱五常爲主佛教欲絕
滅三綱五常還可謂之同乎慈湖侮聖賢大無忌
憚而汝好之何邪所示對竹數言大是脫空晉之

清談未必如是今之講學能切實用功者無如陳
元誠試就正之何如新學大抵敏言訥行先利後
義說得太易易然高擡此心不在本位所行不復
可檢點明眼人決不能瞞也試一省看何如餘具
別紙

答張希虞

徃古來今人生何限矣其存也能不與禽獸同歸
者幾何其沒也能不與草木同腐者幾何此無他
皆因志不立及用功不精專也天理人欲勢不兩
立果能誓不與賊俱生以死決勝則何人欲之難

除也古人一日千里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矧三
歲邪明年必得會晤當豫拭目以須也

答王宗尹

別汝多年無日不思汝何也以汝爲學不無偏滯
而肯樸實用功若此自能求所未至故吾常望汝
大進惜道遠無由一見之忽承遣人存問始知從
政於杭甚爲杭人喜今之爲民父母者徃徃學養
子而未必心誠求之心一不真萬事悉爲虛文癢
痾疾痛豈復關於吾身汝素以毋自欺爲學此言
似不必告汝恐汝執著已見而不能盡民之情則

所求者未必能中耳古之聖賢超乎萬物之表祿
之以天下不足爲榮困于泥塗不足爲辱後人胸
次小纔爲卑官便道受人氣不過不由進士科便
道志不得大行此其自期待何淺淺也汝萬萬不
屑此然微芥蒂於心亦能損吾天德也杭郡多事
終日在大忙中應物而不與俱徃守正而不主故
常足可驗吾學力蘇杭密邇風便願數懷我以好
音

與沈一之

子程子有言不學便老而衰讀故人莫春書颯然

有衰意何邪吾人學不大進只爲被凡心絆却故
天心不純拙者所見不知高明以爲奚若端峰遺
範當自有親切人言恐不足爲重輕汲汲似猶有
好名意何如何如

與呂仲木

王子崇西行老母病不及奉書其後託可泉轉致
不知曾達左右否天下之望在兄一人傳聞吾兄
頗有衰意怵然動心程子有云不學便老而衰吾
兄完養有道人言諒非真然亦可助內省三代而
下學聖人甚難甚難者但知識神之爲神不知全
其元神也前書舉文王必如是乃能純乎天德管
見若此能不畔否願就正於高明邇來作何功夫
想益深造自得願有以振德我

弔歐陽崇一

羅達夫過我聞知今先公遘疾心常懸懸今歲林
相來則聞吾兄已奉喪南還矣緬惟孝心純至其
於哀恫固當倍百恒情未審自罹荼毒氣體何似
哀毀滅性聖有明戒所願強加饘粥輔養精神孝
莫大於尊親願吾兄務其遠者大者篤厚懇惻致
其身爲聖賢則顯親爲聖賢之父啓聖太中所以

流光百世也山川阻修病體羸弱弗克趨弔中心
缺然素紗一匹奉充賻儀鑒納是荷

與李司業汝立

別汝忽忽十年矣古人有言士別三日刮目相待
矧十年邪其所樹立造就當何如也欣羨欣羨吾
山林之日雖長媿無所得惟是死生關畧看得破
人間一切虛名浮利直是悠悠胸中差覺無事耳

與黃宗賢

承惠寄雲中疏藁足以占經濟大畧矣欽仰欽仰
竊惟執事所抱負者天德王道也其中語意頗覺

抑揚得毋猶有人者在邪或恐郢書而燕說之此
則愚之固也雖然不固不足以發執事之疑而助
其觀省哲人斷國信於著龜雲中事勢竟當何如
執事沈幾先物必有以洞照之矣惟時天氣漸暑
願恬養自愛

答應元忠

胡純過我言吾兄以事在杭承來教憤世疾邪已
甚勢若五嶽起方寸隱然詎能平嗟夫直道難容
坐令正人困茲多口雖然茲乃天之降禍邪將天
福之邪吾兄超邁之資本自天植不知所以切之

磋之琢之磨之果能副天之玉汝於成否邪今茲
紛紛毋乃天將大警動之邪吾兄何不奮厥大勇
以其憤世疾邪者自發憤自憎疾於性情上實用
功夫大學之至善中庸之無聲無臭此吾兄歸宿
之地也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願勿因人廢言

與王汝中

昔在山中夢汝中偕伯載訪我校謂伯載曰汝中
言甚懇切而學不加進何哉無何汝中果至消息
亦大矣但所謂不進者陰陽相反乃神靈託以告
余謂校不進也敢不自惕未知汝中內省以爲何

如大學功夫定性而已矣此心容易牽動何由止
止汝中游道大廣講說過多康節有云亦恐因而
害天性所願羞澁其言毋使口滑慎擇所與交以
輔吾仁凝然如山亭亭湛乎如水澂澂其於進德
何可量也

與崔子鍾

留都一別且也三十餘年矣遐想年兄進德日以
精深欣仰欣仰校也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而
又未能也亦太不勇矣近世講學者日以多道其
復明矣乎道其復行矣乎吁憂方大耳虛志驕氣

欲一蹴至聖人而言行判若兩截此恐卽是談天
衍彌天道安之流耳近見序文深斥陸學愚意陸
學且未可非彼其功夫雖麤却是實做也淺見如
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與周行之

吳氓亦嘗荐臻荒年然未有若今茲歉歲細民教
教不欲生若此其甚也今幸麥熟苟延鄉人有爲
令於山東者談彼中裁荒尤甚乃若河南則口不
忍道耳不忍聞痛心吳中糧額太重雖良有
司盡心法終不能盡善雖然若匪盡心小民受害

那復可言昔者南昌况侯奏減七十餘萬石郡是
以再造其後戶部持三十餘萬石古額不肯蠲除
賈似道公田之類是也周文襄公設法隨糧起耗
使輕者不失其爲輕而重者折爲輕齎以救其困
其後派折之弊百出則以等則太多也王端毅公
復更其法隨田起耗重者差覺減輕而派折之弊
終莫能革天水胡侯始驗糧均派昔之神姦不剗
自除而輕重復不均文安王侯乃爲之牽攤其耗
愚夫愚婦可使戶知凡沙瘦水深者則爲之量減
其法視前政最善而弊不無者有司度田未必實

也此非法弊乃是人弊若得良有司踏實永有利而無害矣宋人爭差役雇役利害議論孔多今吳中實利雇役而有司以差役爲名其害百端大抵官得其一而私費其四五甚則有破家者矣王侯始立雇役之法小民式歌且舞今更欲講求便於小民而復士大夫亦既有成畫矣二者皆吳中永久之利而言人人殊蓋或未究其本末也吾兄素善秤亭天下之事非憂國憂民無所用其心其於鄉邦利弊固已燭照而數計之矣乃聞深不滿於二法校且疑之未得其說敢請問於左右以求至

當之歸病臥衡門瞻仰故人如渴無由一通起居茲因小壻王一誠卒業南雖附此問訊

答崔子鍾

自陽明之說行而慈湖之書復出禍天下殆天數邪年兄與湛年兄辭而闢之意則甚善但名未正耳何謂名曰慈湖之書逆天侮聖人之書也昔孟子名楊朱曰無君名墨翟曰無父慈湖之行未必能過墨與楊而邪說則甚以其爲佛學也校嘗謂佛氏無天今慈湖既已叛聖人而從佛親爲之奴矣而又呵佛罵祖陽主聖教欲高出一層其敢於

言答老口
三十一
侮聖人之言者蓋學狼和尚棒喝禪宗呵佛罵祖
家法無天莫大焉此書不焚不知顛了無限後生
校每思之未嘗不爲痛心疾首也承教漫及此

與郭水部

一別十年忽承干旌訪我於野愧無以告之竊謂
講學不必多言只在自知實病痛處方可真切磋
心不可有游思身不可有惰氣游思多則神明散
惰氣勝則嗜欲滋斯言或可克常弦之用也

答熊悅之

吾兄忠赤之忱潔白之操因心自然有大過人者

來諭懇懇憂國惟恐不能保晚節是憂善哉言矣
世之治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使在
位者皆能持是心太平可望也海賊盤根雖久然
無難拔者近日之事本只該捕盜事勢相激遂致
用兵主兵者權輕兵法不立遂至敗北賊徒追我
師但觸下體不敢傷上體蓋欲自開後門也以故
我軍死者甚少但船與兵仗盡爲所得今聞湯總
兵且來若能整肅軍法而無張大其事激彼民攻
彼寇寧漏有罪而不忍殺無辜開其黨自相斬捕
不日可平也傳聞遠方不知賊巢虛實多信流言

又有生事之人造爲征亂語吾兄膺畱守重任必
能靜以鎮之但恐此中事情言人人殊未有能得
其的者故敢以告亦煩與撫公及操江公一言先
定廟筭嗚呼兵動於外福生於內廟筭若善不知
是救多少生靈廟筭不善不知多少生靈肝腦塗
地也嗚呼士大夫要幹大事者必須視民如痛肉
一般自然上帝默祐易於成功若有要避禍及立
功底心便是逆了上帝帝乃震怒功何由成况此
賊本不多人今日平之易於反掌若張大其事奏
聞於 朝萬一 朝廷謂寇盜不足與輕動兵端

流禍豈有極也私憂過計故發此迂言詩云采葑
采菲無以下體吾兄其畱意焉

與王憲副克敬

傳聞有尊恙或以爲瘡也或以爲滯下也皆不可
知所可知者必焦勞吾民所致也公之於吾蘇可
謂良工心獨苦矣天祐吉人想勿藥有喜校適有
兄子之喪不獲躬候謹遣人問安總兵何日至其
人智勇不問可知矣未知仁與信何如其嚴何如
易曰師貞丈人吉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願公與之深語其人若銳於立功不可也專於殺

戮不可也不嚴於立軍法期期不可也兵能分而不能合能合而不能分不可也合數百惡少爲曹人有必死之心我軍雖衆不可見利直前而不顧後患也必也上下文武合爲一心首去貪酷之吏嚴償軍之誅賊必破膽開賊生路凡互相斬捕者有賞解散其徒者免罪來首自歸者克軍非賊首但解散及來歸者俱赦不罪故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也凡用兵有機今日事勢固須調兵不若乘其機激沙民使用命又不若乘沙民之機諭沙賊使自歸昔者唐高

仁厚出兵五日而平蜀寇數萬只是一箇誠心愛人開賊生路而已校書生不知兵哀元元之無辜聊陳管見助廟筭之萬一惟高明擇焉可也

與余杰

昔者得汝書吾意汝先公葬也久矣汝弟煥至亟問之涕泣而對乃知未也吾責之曰大孝尊親汝弗能矣其次弗辱汝弗能矣其下能養乃父何嘗一日享汝兄弟之奉哉身後暴露且也十有三年矣若此與無子何別昔者何子平有故不得葬尚自謂我情事未伸天地間一罪人耳况無故而不

葬罪將安逃禮過時而不葬主喪者不釋服今汝兄弟俱釋衰經從吉施施焉于于焉與他人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正以名教則汝兄弟不可復入學校之門矣雖然此責在汝尤重何也以汝爲兄一家之長也嗚呼乃父學爲大儒官至少宰身後暴露不得安其體魄孤魂漂漂其竟何依汝兄弟恬然安焉是夷貊之道非復詩禮之家矣亦獨何心煥求吾作墓志銘吾平生未嘗爲此昔者靜菴葬胡純來求銘墓遜菴葬李救來求銘墓叔父之葬吾弟苦欲吾自銘皆辭不作今老矣豈可獨

爲令先公破此例邪雖然吾心戚戚不忍也欲爲汝兄弟轉求陸伯載文章鉅公也不然轉求周尚書伯明汝父同年也問行狀及事實皆無之豈能以空文作志邪念汝弟千里遠來又懼汝兄弟以無埋銘爲辭差池葬事故不得已以吾所知者代汝作壙記庶幾不誤葬期嗚呼祖父有善而弟能傳謂之不孝煥幼不能知汝長當知可即條錄嘉言善行請文於立德立言之君子以圖不朽吾日夜望之記錄成當遄寄我煥又言兄子圭長成今游邑庠矣吾聞之甚喜庶幾克肖乃祖哉欲繩祖

武在行不在文在立志在勤用功不專在才力圭
勉之哉圭字朝信已當故不著於字說

與王資穆

聞資穆今歲不得與於賓興人皆稱屈雖然天難
忱斯安知天意不大警資穆使百尺竿頭更進一
步邪大丈夫自視何如顯揚其親豈在一第今秋
榜已掛事又屬陰矣天公每張此一段公案令人
自參人竟不悟枉自勞攘許多詩云上天之載無
聲無臭儀刑文王萬物作孚又云帝謂文王無然
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於岸人能反求以此自照

勤則於世味得失自然輕矣資穆今用何功夫讀
書有得有疑可寄我一商量否

與鄒謙之

伯載誦吾兄書樂與四方講學者接此吾兄惓惓
盛心也雖然講學者衆世道固甚可喜而亦甚可
憂何也講而不學者衆也是以講爲學者也行必
顧言義必勝利吾兄亦嘗省其私乎高明今方爲
人師匠一言一行後進楷模願以聖門訥言敏行
爲主人心多動則不能自還明道有言只外面有
些罅隙便走又曰人心緣境出入亦不自知敬爲

吾兄誦之

答陳元誠

歲莫林烈至得元誠書改歲而劉叔憲所寄書亦至一念未起時語意超妙足見元誠心學淵微但他語不無滯處來諭相見乎離非藏乎離此固元誠獨得處然道理未有不可通於人者更思之何如神闕神庭語出內經心藏神亦內經語也心之神明無乎在而無乎不在也無乎不在而有在也靜則氣母歸根動則神機發見故疑其在彼而不知實在於心雖有在也而無迹也鄙見如此不知

高明以爲何如

答林烈

士淹回道汝意極懇懇學患心不真此心若真何事不可成來書人鬼之語甚切此是善惡已動念時功夫更自體驗善惡未動念時有功夫否人心立極雖有間斷處亦好接頭否則終日向學不免散而無統也

答蘇駕部

校不才多病天所棄也亦天逸之使爲閒民也康節有云滿眼清才在朝著病夫無以繫安危故人

天方向用宜積赤誠以待機會老杜有云艱危須
仗濟時才又云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答昇
平故人不可不勉也承問復古手段噫有三代而
上之學術斯有三代而上之人才有三代而上之
人才斯有三代而上之功業今聖賢經天緯地之
學具存後之人只向方圓上測規矩而不肯就規
矩上出方圓非古道不可復也泥古之迹不能神
而明之也校於古人不能爲役而志不敢自小者
亦欲學古之道竭吾才以求之也維時雨淫害稼
暑至而不至氣鬱以蒸他日交秋火必不肯退位

歲氣勝復何時而已邪故人願自燮理吾身陰陽
毋爲偏氣所診也

與唐應德

此行天將有大造於應德也應德天植忠義而於
消息盈虛之理或未深察其微故天牖之使操心
也危而慮患也深他日日出而任世道之責可以萬
全不輕於一擲矣天平數語極其苦心當時一似
死肉頑不之省過後始警懼真至理誠言也銘感
不敢忘銘感不敢忘聞欲秋涼過我敬灑掃先人
之廬以俟近日讀詩欲以雅頌之音銷鑠群慝聞

元崖有詩解應德若有之便中願早寄示

與唐音

得書自覺學未探本原甚善甚善乘此戚然大有
警於心百尺竿頭務求進步處乃不枉此一生耳
鑿入學舉業想日有進但恐德業日忘日遠不患
妨功惟患奪志斯言宜惓惓服膺高汝白幼時其
叔父教之以舉業歎曰便做到狀元三年一箇何
足慕哉及長登進士第其叔父以書戒之曰此何
足喜吾正憂汝從此不免墮坑可置一簿記每日
過差寄我汝白自謂我終日侍傍何不相信如此

試問其僕答曰比在家漸不同矣因此而懼乃置
簿記過過不可勝書因此大懼刻苦用功若汝白
之學與其叔父之教可以為法矣

與林相

跋余望汝久矣徐亞參樾過我始知汝已回嘉禾
抱病未出則未知為舊病與新病與吾非醫不能
治汝之病雖然亦嘗默而思之凡病之作十二官
必有不得其職者矣心為天官何莫不由之是故
致病在心治病亦在心苟能握其樞旋乾轉坤在
茲秋涼望早過我重為輕根靜為躁君輕則失根

躁則失君溽暑中驗之尤得力也許台仲暨錢采
之沈靜夫曾相見否李參過嘉禾特附此信百凡
作縣事可盡告之是固有志爲民者也

與王宗尹

在杭三載上下信之無異辭足以見毋自欺之效
雖然願嘆焉其毋自足也足則怠且驕雖有自欺
亦不自知矣由世俗希曠觀之嘖嘖滿人口固當
由古之人觀之此誠不足以當堯舜之萬分一也
嗟乎堯舜其猶病諸是誠何心也乃天德也吾以
堯舜之道望汝故不以頌而以規汝前書媿不能

如羔羊大夫而欲爲兔置野人意則甚善語或滯
矣羔羊名大夫也兔置自是十亂中人昔者文王
舉大顛闕天於兔置詩人因而咏歌其事肅肅者
誠敬之極功也施於中林而終始表裏一致矣春
秋傳論舉冀缺而曰敬者德之聚能敬必有德蓋
其源流如此李參受萬宰令過杭欲得一見故人
問爲政臨民之道此可與言者也聞曾太平多善
政并煩述以告參

與聞靜中

昔三原王公在畱都其志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國

家故無一日不與賢士大夫來往嘗一日出有狂
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屬僚諮之婁駕部曰昔張
忠定公行軍三軍呼萬歲公曰止勿言卽回衣冠
坐廳上戒闈人謝賓客勿通反覆思得數策明早
請婁駕部語之婁不答公乃問曰當時忠定何以
處之曰亟下馬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
古之人彼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
足其好善如此吾兄爲國柱石爲縉紳楷模其志
與三原公先後一致也但未知門下士孰可爲吾
兄師者孰可爲吾兄友者又孰可爲汲引而長養
成就之者天下事大可憂惟此一著可以應急可
以定傾可以任重保大吾兄願加之意焉

與周行之

日李康惠公爲刑部屬見素林公爲僉都謂李曰
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爲天下國
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何寥
寥豈吾不能屈已邪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
公今所交何人曰司寇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
楊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請各問所短曰
某短於某請問公所長林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

虛心問焉曰承勛每侍教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
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其亦在是乎林大歎
服前輩風度如此願吾兄以三原公見素爲法屈
已下賢博求人才以自助益亦因而汲引成就後
生斯固吾兄成已成物之功也鄉別於嶺南校謂
子庸曰吾兄每言無適而非道若見得無適而是
道則學大進矣亦嘗與吾兄有言不識尚可爲韋
弦之助否肅齋公旣去前所行二政勢必動搖他
日小民復受弊而追思其利彌覺多事矣

與方叔賢

校以空言鄉學天厭否德喪子喪孫春秋傳所謂
於是有隱慝焉敢不惕然內省吾兄昔也無子而
今有子茲乃天祐善人願兄丕惟進德以祇承天
意恭惟吾兄平生最高處全在服善故曰聖雖學
作兮所貴者資今位日崇望日隆萬一好善之心
或不如初則雖有過人莫肯告矣吾兄昔寓錫山
校憚暑失此良會今乃闊焉數年南望天一方曷
勝鄉往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作抑戒以自儆
且使國人交儆我吾兄之年視武公尚壯其心亦
猶武公之心也不知邇來作何功夫承惠大學原

中庸原受益多矣可疑處亦徃徃有之以未得尊命故未敢言嘗有書答純甫論大學錄求是正

與陳元誠

近讀詩以雅頌之言銷鑠群慝覺於性情有功安得日薰元誠咏歌舞蹈天機更當流動盈滿也讀大小雅至於宣王之詩未嘗不喟然而歎曰周其遂衰乎或曰宣王中興之主也胡不責平王而下反追咎宣王邪噫宣王之於周固若下弦之月矣惟患其虧也而可自盈乎哉一時君臣其德精明而乏天地深厚氣象中有一事便形於咏歌文公

論周世宗一言極好曰爲善須教顯顯地做蓋至於魯頌則無可言矣其真文而不慚者與所以胥而爲亡秦也斯意不知高明以爲何如

與羅達夫

達夫別我去清風明月猶疑見達夫半神夫子嘗歎才難吾輩所當猛省如達夫者何處得來而未免有我人見不肯舍己以從聖人顧欲率聖人之言從己毋乃擔閣其才乎校嘗謂更不必問才如何只因犯了孟子所謂不能盡其才誰能如顏子之既竭吾才也昔者之舉忠義則有之語道則未

盡韓魏公最名有膽任大事死生以之然深服范
文正公察乎消息盈虛之理富文忠公視文正爲
麤然慮不萬全不發日語次見達夫未深省故默
不言達夫聰悟絕人今當洞識之矣莊生一言極
好易之者皞天不宜深有合於易道也李參受萬
宰令附此以訊起居參平生居家有守今居官亦
欲有爲未知得行其志否袁與吉相去遠近若何
若有所聞願有以教之

莊渠先生遺書卷之四

蘇州府知府太
原王道行校刻

